

中華書局

說
中
華
史



國共決戰

毛澤東、蔣介石
在三大戰役的博奕



• 金沖及 著 •



國共決戰

毛澤東、蔣介石 在三大戰役的博弈



• 金沖及 著 •

□ 責任編輯：梁卓倫
□ 裝幀設計：高林

國共決戰

毛澤東、蔣介石在三大戰役的博弈

□
著者
金沖及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 H 座

□
版次
2013 年 6 月初版
© 201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170 mm)

□
ISBN : 978-988-8236-54-1

本作品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於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獨家出版發行繁體中文版。保留一切權利。未經書面許可，任何人不得複製、發行。

引言

古人寫應試文章，先要「破題」。這有它的好處：一開始就把題點明，可以使別人明白作者準備討論的問題是什麼以及文章的主旨所在。

什麼是戰略決戰？那是指對戰爭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戰役。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就是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這是規模空前、緊密銜接、直接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像這樣規模的戰略決戰，在世界軍事史上也不多見。

戰略決戰通常表現為雙方的主力會戰，因為只有在會戰中殲滅對方的主力，才能最終決定戰爭的勝負。如果交戰一方已不存在主力，那麼勝負已決；如果雙方沒有將主力投入作戰，就不可能對戰爭全局有決定性作用。不管這兩者中的哪一種，都談不上戰略決戰。克勞塞維茨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中特別重視主力會戰的問題。他寫道：「主力會戰是雙方主力之間的鬥爭，所以，必須永遠把主力會戰看作是戰爭的真正的重心。」¹

正因為戰略決戰對戰爭全局起着決定性作用，是戰爭的真正重心所在，雙方的軍事統帥不能不全力以赴地為爭取真正的勝利而投入這場鬥爭。又因為它是雙方主力的會戰，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是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階段，在指揮上也是最容易駕馭的時刻。

¹ 「德」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譯：《戰爭論》，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頁二八三。

對軍事統帥來說，戰略決戰是檢驗他的戰略眼光、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以及決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試金石。這裏包括：他能不能總攬全局地正確判斷客觀戰爭局勢的發展；能不能敢於在適當時機下常人難以決斷的最大決心，排除種種困難，堅決貫徹實行；能不能靈活地應對戰場上出現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重要變化，隨機應變，及時調整部署；能不能巧妙地從戰役的這一階段向下一階段發展，如此等等。可以說，戰略決戰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雙方軍事統帥指揮作戰能力的較量。較量中孰優孰劣，空言爭辯是沒有用的，一切只能靠戰爭實踐的事實來檢驗。

當然，戰略決戰的勝敗不能單純從軍事這一個角度來考察，它通常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特別是由人心向背這個根本因素所支配。但軍事統帥的主觀指揮是否正確無疑也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曾着重指出這一點：「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² 他又寫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是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³

在戰爭史中，雙方統帥如何統籌全局、作出判斷、佈局下子，如何處理戰爭進程中那些異常複雜而有關鍵意義的問題，他們的領導能力究竟怎樣，後果又是如何，常常引起人們的特別興趣。這是本書準備着重考察的內容，論述的詳略就是根據這個要求來選擇的。

事實比任何雄辯更有說服力。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毛澤東和蔣介石是怎樣應對遼瀋、淮海、平津這三大戰略決戰的事實吧！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四九〇。

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四八七。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兩種戰略指導方針的對立

蔣介石的方針

毛澤東的方針

對戰爭局勢變化的不同判斷

第二章 戰略決戰的前夜

蔣介石面對的全面危機

國共雙方的兩次會議

決戰序幕：濟南戰役

第三章 遼瀋戰役

東北戰局的簡要回顧

錦州和長春的解放

遼西會戰和瀋陽解放

第四章 淮海戰役

雙方在戰前的籌劃

首殲黃百韜兵團

再殲黃維兵團

全殲杜聿明集團

第五章 平津戰役

華北的戰前狀況

從西線打起

先打兩頭，後取中間

蔣介石宣告下野

北平和平解放

第六章 総論

關於毛澤東

關於蔣介石

結束語

參考文獻

295

291 286 272 269

252 236

第一章

兩種戰略指導方針的對立

一場大規模戰爭誰勝誰負，同雙方的戰略指導方針是否正確直接相關。

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同毛澤東用來指導作戰的戰略方針根本不同。蔣介石以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力圖先奪取重要城市，進而控制交通線，分割解放區，再進行「分區清剿」消滅解放軍，變解放區為國民黨統治區。而毛澤東卻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只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指導方針的產生，植根於雙方代表的不同社會力量，幾乎貫穿在解放戰爭的全過程中，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戰爭的結局。

蔣介石的方針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全面內戰是蔣介石一手發動的。他一直把中國共產黨看做最危險的敵人，下決心要消滅它。早在抗日戰爭初期，他就說過：「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¹

抗戰勝利了。打了八年仗，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取得了勝利，全國民眾普遍期待着開始和平建設。蔣介石卻急於發動全面內戰。儘管由於勝利到來得比他預計的要快，國民黨的軍事主力還遠在中國西南部，調動到各大都市和反共前線需要時間，所以，他也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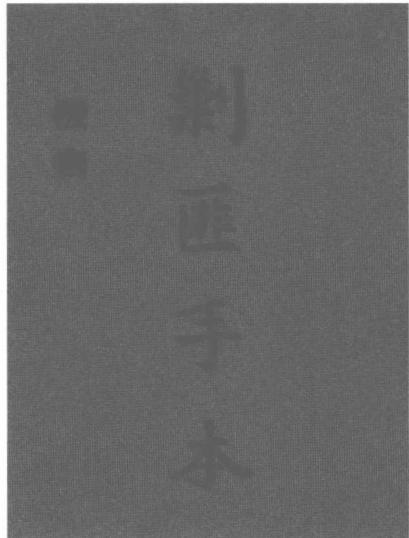
判，但那只是權宜之計，暗中已積極進行反共的軍事部署。就在他「再電毛澤東盼速來渝共定大計」後兩天（八月二十二日），他就「手諭周主任至柔曰：『應印訂《剿匪手本》一十萬冊，並另電令各戰區長官就地印發各部隊應用為要。』」² 日軍在南京簽署投降書當天（九月九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九月十七日，他又以命令形式向內部重新頒發十年內戰時期他親自手訂的那本《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隊「切實遵守」。

為什麼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八年抗戰剛剛取得勝利的時候，就如此急切地要發動全面的反共內戰？

蔣介石從來是迷信武力的。他認為自己有力量在短期內依靠武力消滅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抗戰一勝利，國民黨當時擁有正規軍約二百萬人，加上其他軍事力量共四百三十三萬人。人民解放軍只有六十一萬人，加上地方部隊和後方軍事機關人員共一百二十七萬人。雙方兵力的對比是三點四比一。至於武器裝備，雙方更是懸殊。戰爭後期，國民黨軍隊得到美國大量軍事援助，武器裝備有了大幅度改善，約有四分之一成為美械或半美械部隊，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華日軍一百多萬人的武器，擁有人民解放軍所沒有的坦克、重炮、作戰飛機和海軍艦艇等。他還控制着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控制着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美國又動

¹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六頁。

²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六十二卷（台北：國史館，二〇一一），頁二七二、二九一。



► 1945年8月抗戰剛剛勝利，蔣介石即大量重印圍剿紅軍時期編寫的《剿匪手本》

用空軍和海軍，幫助遠在西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四十萬至五十萬人，迅速搶運到原來被日本佔領的華北和華東去。當時作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把它稱做「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而中國共產黨控制的主要是在農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在蔣介石看來，優勢彷彿全在國民黨方面。

因此，蔣介石認為，這正是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最好時機。他在發動全面內戰時，在日記中寫道：「剿匪軍事決不能用正式討伐方式，只有用不宣而戰、局部的逐漸解決。但每一戰局必須求得一段落，並須準備充分。速戰速決為要旨也。」³對此充滿自信，認定只要六個月就可以做到。這不是事後的想像和推測，而是熟悉內情的人所講的清清楚楚的事實。

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在《歷史見證人的實錄》一書中轉述何應欽說的一段話：「對日抗戰勝利後，我正任陸軍總司令，老先生（註：指蔣介石）

囑起草剿共計劃，我乃令我的參謀長（蕭毅肅）草擬計劃，以兩年為期，消滅中共，並命其攜赴杭州面呈老先生。稍一審視，老先生即囑蕭毅肅明日同乘飛機返回南京。蕭毅肅自忖，老先生必對計劃相當滿意，或有問題向其垂詢，故囑同機返京。事隔多時，未見下文，乃知陳辭修（註：即陳誠）亦有一計劃，則只需數月便可肅清中共。故老先生派我任聯合國中國軍事參謀團團長，而以軍事全權付託陳××（註：原文如此，指陳誠）。」⁴

當時擔任何應欽侍從參謀的汪敬煦和蕭毅肅的兒子蕭慧麟也都有同樣的敘述：

汪敬煦回憶道：「抗日戰爭勝利後，蔣委員長知道共產黨終將稱兵作亂，就交代何先生草擬一份清剿共產黨計劃。為了這個計劃，何先生還特別去拜訪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岡村建議何先生千萬不能對共產黨大意，更不要輕視他們。」於是，何應欽要蕭毅肅起草了一個兩年計劃，「它的重點在分兩年三階段來實施，可說是採納了岡村寧次的忠告，小心應付，絕不躁進」，「計劃擬好之後，派蕭毅肅專程赴重慶呈送委員長」。「此時陳誠另外提了一份六個月消滅共產黨的計劃，陳誠以民國二十年代江西剿匪的經驗，認為共軍不足以抵擋裝備機械化的國軍。」「委員長心裏很急，希望趕快把共產黨問題解決，因為在他的心目中要很快實施憲政，

³ 蔣介石日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⁴ 蔣緯國：《歷史見證人的實錄——蔣中正先生傳》（台北：青年日報社，一九九六），頁一三二。



▲ 陳誠



▲ 何應欽

如果剿共戰爭拖得太久，並不符合他預定的時間表。⁵ 這樣，蔣介石便採納陳誠的計劃，免去何應欽的參謀總長職務，把他遠派到美國去，閑置起來，改由陳誠繼任。

蕭慧麟為他父親寫的傳記中也講到這件事：「先是蔣委員長想乘抗戰勝利之餘威，接着『剿匪（消滅共產黨）』，命令何應欽寫計劃（當然等於就是命先父寫計劃），但先父認為八年抗戰雖然得到最後勝利，中國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但民窮財盡，國家亟待建設以復元氣，而全國的百姓也極多家園破碎，夫死子亡，痛恨戰爭，若繼續與共產黨作戰，必定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上上之策，莫若先行調理國家元氣，再作良圖。但此建言未獲蔣委員長同意。不得已，先父只得擬了一個兩年的作戰計劃。此計劃不但未被採納，先父反被外放重慶。而代之者，為陳誠『六個月』就可掃滅共產黨的方案，並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同時撤銷），白崇禧任國防部長，陳誠任參謀總長，何應欽被冷藏。」⁶

這些記載表明：蔣介石所說半年內消滅共產黨，並不只是對外宣傳或激勵將士的口號，而是他急切希望實現的實際行動方案。

怎麼打呢？蔣介石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就是從奪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線下手。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他向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全體學員作《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的報告時，對這個方針有一段詳細的解說：

⁵ 《汪敬煦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一九九三），頁二〇至二二。

⁶ 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台北：書香文化事業公司，二〇〇五），頁一九五。

大家要知道，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於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他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佔領重要都市之後，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範圍縮小，聯絡斷絕，後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於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所以匪軍不能佔據都市，實在是他致命的弱點。

因此我們作戰的綱領可以說是先佔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⁷

他認為：解放軍沒有大城市作為根據地，就只能到處「流竄」，只能算是「流寇」；自己以城市為依託控制住交通線，解放軍就無法流動，只能在分割狀態下被國民黨軍「分區清剿」，最終歸於消滅。他在同年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次講話中說：「現代戰爭和古代已大不相同。現代交通工具進步，兵員運動迅速，政府有飛機、火車、汽車和坦克，調動方便，流寇絕無隱蔽容身之地，怎麼能存在？大家要知道：過去時代的流寇，只有兩種本領：一種是負隅，憑藉險阻，頑強抗拒；其次是流竄。……但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發達，武器如此進步，無論什麼險阻，經不起飛機的轟炸，無論流竄如何迅速，趕不上火車汽車，所以流寇是無法存在的。」⁸

按照這個方針，蔣介石在發動全面內戰的初期，倚仗自己的優勢兵力，奪取了解放區許多